



玉 兰 季

■王重扬

当月光挂满枝头，一个季节开始了。

应是十二年前，我背着包，在天水城茫然行走。大学毕业后，我仍在一段迷茫期里晃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这里在招考公务员，便鬼使神差地报了名。考试前的一夜，我赶到天水，为了寻找一个便宜的住处，在广场附近不停地游走。

我站在十字路口，看到了一个牌匾。夜色有些沉了，巷子里，灯光昏暗，我摸了进去。那时是夏季，玉兰树只是重重暗影，路灯昏暗，青砖路上道道残影，分不清哪些是树，哪些是人影。巷子太深了，我没办法悠然走完，向南出去，去寻找一个廉价的旅店。只记得，有玉兰树的地方，叫自由路。自由路，我想，怎么算自由呢？被现实束缚的日子里，自由，让人期待而憧憬。

我留在了天水。不管幸与不幸，天水收留了我。在与年月互相较劲的日子里，我熟悉了自由路。喜欢去自由路，这无须解释。谁能拒绝那现代闹市里一湾古风氤氲的典雅？

秦风在兹。春天，当柳丝荡出了鹅黄，我走进秦风古巷。时隔多年，这里依旧是老模样，两面仿古建筑，酒旗浸着酒食香味。旁边的我不甚在意，老远便抬头望那些玉兰树。

雪白站在枝头，在春风里踮脚跳着。玉兰生得朴素自然，没有曲意逢迎的姿态，主干、枝叶，都向上生长。最端正的是花。瞧吧，自春风与煦日落到巷子里，花儿们便齐刷刷冒了尖，初时，似没有开锋的毛笔尖，稀疏地置在枝头。几个日头下来，笔锋润了人间烟火，熟悉了秦砖汉瓦，见惯了山南海北的慕名者们，便也不再扭怩，都打开了花瓣，雪莲一样盈盈开着。玉兰开了，这处古巷，便有了春天的灵秀气。花香不怕巷子深，网络发达后，人们发现皓洁的玉兰，和周遭的秦汉楼阁相映为美，成了不可多得的景致，图片和视频便不约而同地扩散开来。

玉兰盛开了。开在春风里，开在秦砖汉瓦的厚朴里，开在琉璃的青绿，和屋脊瓦兽、屋檐雨帘的寂静和击鸣里。在天水这座小城里，春天已经盘桓多日，或许真是位仙子，裙摆掠过时，河冰消解，柳丝柔动，山野里桃杏涌着霞云，飞鸟自远方来，投向山林。唤醒万物后，仙子累了，落在了玉兰巷，化身千亿，成了一朵朵洁白的玉兰。玉兰，是春天洒落的地方。

当春天降临，诗变得有迹可循。在人群里，你无法知道，哪些人心里怀揣着诗意。当有人眼眸里有光闪动，我几乎可以断定，诗意已经在他心里流淌。也许他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匆匆路过此地。也许他送完了几十单外卖，从这里借道回去。也许她带着孩子，在生活的节点里折来折去，疲惫不堪。可到了这里，在自由路，和玉兰花相对，生活里充满了不一样的色彩。人们凝望着，捕捉着，思索着，当徐徐走过这半里古巷，一些美好已被复制。手机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不用折下花枝，便能把一棵

优雅，和无数帧皓洁留存和分享。

慕名者蜂拥而至，无数日光和闪光灯簇拥着玉兰树。麻辣烫火热的魔力，让小城人流如潮涌。在人群里，我望着玉兰花，生怕它们因为一些仰望和热忱，便失了素白和净冷，失了矗立和孤傲，失了从容和笃定。那将是可怕的，我心想。顺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我左右检视着，一瓣瓣，一朵朵，一枝枝，一树树，并未因过多的聚焦和赞誉失态变色，没有因嘈杂喧闹而烦恼，依然静笃，向上，里外不染尘色，上下不折屈迎合。

我点点头。玉兰懂得自由的意蕴，我看得出来。除了季节的邀约，没有什么能让它轻易变化。坦然面对孤寂，把光阴系在自己的脚步上。行走着，像是站立着。站立着，相对万物行走着。沉默着，每个人都能听到它的讲述和抒情。守着自己的灵魂，始终都握着自由的密钥。自由，从来不是肆意妄为的奔走，而是从容适然的前行。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变幻，而是心无旁骛地绽放。

三月，玉兰巷因为玉兰而惹人注目，因为一处吊脚楼而成为网红打卡地。周末，应邀和作协的师友们一起为玉兰而喝彩，我们相见展颜，热心问候交谈，玉兰树也挂满了笑意。行走在古巷，一步步走近玉兰，睹其色，闻其香，品其态，虽然每年都要来看看，但每次来赏花，都是不同的，总有些新的期待，新的意趣。花虽相似，但年年却开给不同的人去看。赏完玉兰，又乘兴挤在伏羲城，千万人里看秦腔，咫尺之间，是千面人生的呼吸和面色。在茶室，我们捣罐罐茶，打牌，闲聊，等时光倦怠，夜幕将垂，饮尽杯底茶，散去。

生活总会回归平淡，打玉兰巷走过，便带了玉兰的气息回去。花开花落，很自然的事，花落後，玉兰便生长出墨绿的叶子，硕大，厚朴，让人觉得心安。

人之所以被他人喜欢，总是有原因的。花被人所推崇，自有其道理。当夜色深沉，从古巷经过，月光落在玉兰树上。月光和玉兰，便相融为一了，都白玉无瑕，照应着人间。

天水人大都热情善良，春秋两季里，喜欢结队去踏青游玩，秦州十景，交替拜访，玉兰古巷，更是经常光顾。玉兰花开时，天水人几乎都不会错过，再忙，也愿意抽点时间，去看看那些花儿。它们开在楼宇和人海里，开在狭窄和逼仄里，开在悲欢交错和跌宕起伏里，依旧白净如赤子，和自由洒脱相伴，的确让人喜爱亲近。

年年如此，玉兰花开时，便几乎成了一个新的季节。叫玉兰季吧，我想。十余日间，我们追着春风，到古巷、古城、伏羲庙、玉泉观等名胜间流连，真是一件雅事。日子再忙乱沉重，总要试着去开辟一些清雅的时节，去亲近自然，浸濡人文。学着蜂蝶一般，去闻香识玉寻芳，这种趋之若鹜般的热情，真挺好。

二三月间，天水古城畔，自由路上，有花盛放。

其名为玉，其质若兰。

夏意起于一枝荷

■王国梁

我总觉得，季节转换时，大自然会委婉地提醒人们一下，呈现出某种小小的仪式感。比如，夏秋之交的落叶飘飞，秋冬之交的一场寒风，冬春之交的一抹新绿。可是春夏之交，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让人觉察不到时光的背景即将转换。因为春末时草木的盛况已经铺展开了，夏天不过是沿着春天营造的气势继续走下去，没有明显的变化。

直到我发现一枝荷花，才意识到夏天是真的来了。那是我经过一片荷塘，不经意间侧目的时候，看到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正亭亭立于万顷绿海之上。我的脑海里立即冒出两句写初夏风光的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荷初露，诗意盎然。虽然我没有看到蜻蜓，但我知道它们会循着荷香赶来赴一场约会。这场约会，是夏之约。一枝荷花就是夏天的代言人，她早早赶来宣告夏天的到来。原来，夏天也是如此善解人意，季节悄然过渡，不让人感到突然，却隐藏着小惊喜。

那一枝荷花优雅地站立着，亭亭的模样仿佛一位准备舞蹈的少女，虽然还未曾移动舞步，但起了范儿，酝酿了情绪，做足了一切准备。即使有微风吹过，她也纹丝不动，仿佛怕惊扰了悄然而来的灵感。这枝荷花的花瓣紧紧收拢着，里面似乎藏着无数个夏天的秘密，让人无限期待。荷花的花瓣是粉色的，而且她的粉色是有层次的，有个渐变过程，边缘和顶端颜色较深，花托部分颜色较浅。粉色本身就是惹人怜爱的颜色，再加上她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颜色，更让人觉得她多了几分雅致，不由得联想到她盛开时的美丽。

我想这应该是这枝荷花最美丽的时刻。都说“花未全开月未圆”是最美

的境界，其实万物都是希望初露时最美，如同这枝紧紧收拢花瓣的荷花，里面有太多的美好需要打开和呈现。这样的状态，让人憧憬。有了憧憬，才会觉得未来是明亮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有人花费90多个小时拍摄荷花开放的完整过程，然后把关键镜头连贯成不到一分钟的视频。一朵荷花慢慢舒展花瓣，优雅绽放，灵性舞蹈。一枝初夏的荷，带给人的是满满的欣悦，你会觉得她是夏天新生的希望，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开启。

时光移到转角处，夏意起于一枝荷。我忽然有了这样的想象：季节的巨型画笔轻轻在宣纸上点了一下粉色，一枝含苞未放的荷花出现了。紧接着，季节之笔开始精心构图，着色，晕染，夏天的美丽图画便出来了。如果说“春风柳上归”，那么“夏意荷上起”。一枝荷花既引领了夏天，也推动了季节的进程。

又过了两天，我再次路过荷塘，发现那枝收紧花瓣的荷花已经鼓胀起来了，比原来丰腴了许多。花瓣虽然还未张开，但已经有舒展的模样，像是微微绽开的笑靥。我放眼望去，发现荷塘多了不少“小荷”，照例是“才露尖尖角”。她们仿佛即将在季节舞台上亮相的女子，让自己在碧叶之间若隐若现，娇着中有着急于登场的活泼和生机。

夏天真的来了，从一枝荷花上赶来了。你感觉到了吗？风从温暖变成了温热，草木从茁壮变成了葳蕤，田野里的庄稼到了生长的鼎盛时期，山林的绿色也逐渐加深……夏意流淌，生机无限。

席慕容在诗中说道：“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是啊，美好的时光总是太容易逝去，好好把握这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跟随一枝荷，走向夏天的深处……

乡 村 初 夏

■张勇

伴随着缕缕灿烂的阳光，一个青翠欢快的夏悄悄而至。乡村的初夏，时光翠绿起来，鸟鸣更悦耳了，树木更精神了。走进乡村的初夏，就走进了蓬勃与旺盛，也走进了繁荣，走进了一滴滴汗珠闪烁的向往！河流欢快起来，麦田欢笑起来，水稻快乐起来，池塘的小鱼跳跃起来，小狗蹦跳起来……

夏天笑了，那么开心，那份喜悦顺着犁过的路线蔓延，那份欣喜顺着阳光的朗照升温，那份高兴顺着麦穗的抽出而饱满，那份期盼顺着稻子的生长而拔节，那份快乐顺着乡村的高兴而亢奋……

村庄高大的桐树满挂了桐花，那一串串桐花绽放着初夏的香味，暗暗隐喻夏的多情与痴心，还有那些田野沟壑山坡满地欢跑的豌豆花，都以另一个色彩渲染出初夏的心绪和微笑。走过热烈的春，目光开始淡静于绿肥红瘦，毕竟，繁花似锦的春梦，更需要碧绿的孵化，需要阳光炽烈的多情，需要杨花灌浆的孕育，需要夏的点点滴滴与起承转合……

一声雷鸣，一缕夏风，一池蛙鸣，一弯彩虹……夏日的阳光，夏日的风云，夏日的荷香，夏日的碧绿，一道一道风光，成为夏日丰富的表情。乡村升温的农事不断写意一幕又一幕多彩浓绿的风景，乡村夏日的风光，乡村旺盛的心愿，乡村那些日益碧绿的农事和悄悄绽放的心事，都在田野绿波荡漾里铺陈乡村夏日跌宕的章节。

乡村的农事不再是繁花似锦，不再是鸟语花香，不再是农谚返青。乡村的锄头开始敲打田野的进行曲，犁铧匆匆，一道道犁耕画出村庄的五线谱，一串串圆圆的青果悬挂出果园的高兴，开花的菜园与拔节的麦田，疯长着一家一户浓绿的快乐与乡亲们冒尖的憧憬！

堂屋房梁边的那窝燕子啄回夏日的歌谣，叽叽喳喳地歌唱着，让农家小院格外热闹。“豪家五色泥香，街得营巢太忙。喧觉佳人昼梦，双双犹在雕梁。”满载而归的燕子和一窝黄嘴角雏燕翻闹起来，高高兴兴的鸣叫激活了小屋夏日的心境，乡村小屋的言语清脆悦耳，甘甜温馨。

田野日益丰富多彩，红红的樱桃，绿绿的芭蕉，紫色的桑葚，俏皮的野花，纷纷从阳光深处显出露水，写意出夏日的多姿多彩。一朵朵石榴花禁不住欢笑起来，以火苗的姿势吐放，点燃乡村小屋的喜悦。

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成为一场梦，油菜将金灿灿的故事收尾成绿绿的籽荚，齐刷刷的麦子以拔节的绿意饱满季节。大片大片的绿色悄悄与阳光相拥，铺陈田野波澜壮阔的风景。

绿风吹来，毫不矜持，自自然然，浓浓的绿意潮涌而来。夏天碧绿而优美，此时此刻，全然没有春天的羞涩与浪漫，却给人以爽真亲切的感觉，这初夏的风，不知不觉就抹绿了唐朝那些诗句。

初夏，乡村绿出新的风光，时光在绿肥红瘦中铺陈新的画卷。

● 诗歌

瓦檐下的事物正在风干（组诗）

■许兵

蓑衣记

棕榈丝在土墙上结着盐霜
祖父把整座山峦披成蓑衣
赤脚丈量田垄时，秧苗正用嫩绿的手指
接住他脊梁上滚落的星辰

如今它悬在那里，像片枯荷叶
守着被雨水覆盖的田垄
我的童年蜷缩在某个梅雨季
雨滴敲打屋檐瓦片的节奏愈发稀薄
像童谣在风中飘散

晒谷场

竹耙在金箔上犁出沟壑
稻草人衣袖鼓满八月的风
母亲佝偻的脊背上
夕阳碎成最后一把谷粒
簸箕颠簸着天地经纬

大姑爷从陶罐舀出三勺月光
新米在香案上蒸腾热气
当星星漫过竹席
我们成了被时光腌制的往事
在银河里轻轻翻身

赖因寨的石磨

两扇月亮咬合，转动时
日子被碾成细碎的星光
玉米面、豆渣汤的香气
漫过土坯墙，氤氲成异乡的烟火

空转的石磨成了蚂蚁的舞台
我拾起一粒尘埃
听见岁月在齿缝间
轻轻摇曳，讲述着被时光遗忘的故事

马边河的褶皱

河流是乡村的血脉
蜿蜒处藏着岁月的褶皱
清凌凌的水面，倒映着蓝天
芦苇摇曳，似在编织往事
光滑的石头聆听水流私语

钓竿悬在时光里，浮子颤动的刹那
整条河流屏住了呼吸
我望着莲花山，看云卷云舒
而时光，在莲花山的注视下
悄然凝固，如一枚琥珀

母亲（外一首）

■人缪

犹记一个夏雨的傍晚
我在客厅沙发模糊听见
母亲抽泣地问邻居大娘：
“是否看见过我儿子
我在河边呼唤了一个下午
连人影都没见着”

那天下午我实在太累了
在漆黑的客厅里一直沉睡
直到这时才愧疚地醒来
此时我默默地回了声
母亲才泣极而笑
就像平时对我失望时又抱有希望

秋日的阳台

阳光开始青昧南边
晒着婴儿衣服的阳台
一经阳光照射，便立即
散发着瓜熟蒂落的味道
干爽的幸福，就像秋日
热浪已去，寒冬未来
温暖像一壶即饮的热水

